

75
1945-2020

西行散记

巴中59届 梁碧强

(四)

在双流机场送别了所有同学之后，我和礼文回到了宾馆，曲终人散，冷冷的，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孤单和寂寞，躺在床上，想起从广州、武汉、船上、重庆……成都，每天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掠过脑际，不知不觉睡了，一觉醒来，足足睡了三个多钟头。晚上，聊无他事，简单吃过晚饭，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搭上公交车便去了天府广场。一路上红绿灯很多，这也是成都的一大景观了。广场很大，有音乐喷泉，华丽的夜灯，还有硕大的电视屏幕，在此美丽的夜景下，微微的晚风吹来，漫步广场街道，眼前浮现着“天府”二字，脑子又想起抗日战争胜利时首都重庆迁回南京时的一副用国名和城市名写就的对联：

**中国捷克日本，
南京重庆成都。**

挺有意思的，文字用得很巧妙！

说起重庆、三峡，我曾去过几次了，而四川由于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曾经是大后方，大三线的基地，是公差使我有缘走遍了这个盆地，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这次重游故地，踏遍青山绿水，也只是沧海一粟，阅尽人间甘苦，也只是世间一隅。



在这十来天西行中，感触良多。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于上青天”。然而，事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确切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只是重庆，还有成都，人流如梭，高楼林立；马路宽阔，满眼绿意，花坛锦簇，夜晚，明亮而富特色的街灯闪烁其间；高架路上上下下，纵横交错，车水马龙，穿越长长的隧道，高速路一展千里，高铁、桥梁如虹，一派现代化的繁荣景象，亦不比沿海大城市差；公路如织，四通八达，一直延伸到穷乡僻壤。“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那已经是历史的痕迹，古典档案里的地图，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山上和山下，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的差异，我们也感受到了。由于我们是车游，就能比较真切地感受到民俗、民风、民情和世态的变化，且也把旅游当作体察社会的另一种方式吧。我们奔驰在应该很

不错的高速公路上，两边植被很好，靠近村寨也见到破旧民舍旁边盖起了不少漂亮的房屋，鳞次栉比，屋顶上还有太阳能热水器。然而，百公里长的高速路竟少有服务站，我们要解决“重大问题”颇感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也往往臭气熏天，龌龊不堪，有的还开放型，当然也有相当五星级的很干净的洗手间，但往往没有水，怪怪！这当然比东部高速公路的服务设施差远了。我们从宜昌一路上的公厕没有一个有座厕的。抽水马桶座厕是否现代文明的体现？有些人还有不同看法。二三十年代的重庆，第一个使用抽水马桶的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而我听说，台湾一位已故的企业家、慈善家温世仁先生，曾经耗巨资资助西部贫困地区，建了不少希望小学，送过千余部电脑，他也是出身于台湾农村比较贫困的学生，他在七十年代初到了台北上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二三十年代已经是世界金融中心、十里洋场的上海恐怕还有不少用马桶的，清晨，苏州



河边洗刷马桶的恐怕也是一道风景线吧。又有人说，座厕不卫生。至今，包括我们西行的一些人，如有位老教授，亦还不习惯用座厕呢。又再比如印尼来的还不太习惯用厕纸哩。习惯使然乎？抑或进步与落后乎？我以为卫生干净应该是目标、方向。至于蹲厕或座厕，也应人性化一点，应该有扶手，否则蹲下去，往往起不来，那是很危险的。我们都是七十岁上下的人了，尿频尿急常有的事。沿途多增设又卫生又干净又人性化的服务设施是很需要的。当然，要予理解，要给时间，给过程！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切都会变的。

当然要改变的东西很多很多。在繁华下面，在重庆，在成都周边，可见到一群群、一排排为生活而呐喊的小贩。风雨中，那些应该在温暖的教室中上学的孩童却在叫卖手中的鲜花、木梳、扇子：“伯伯、阿姨，买木梳、扇子吧，帮帮我们山民吧！”我们的心在颤抖，在广州或东部沿海城市，同龄的孩童是在爷爷、奶奶、父母的呵

护下，让他们学钢琴、小提琴，学外语，着力进行所谓的素质教育，上学、放学都由大人接送。反差何等之大！但也并不是说在沿海大城市中就看不到那些穷孩子们，而仔细了解一下那些穷孩童大都为农民工的子女。这些农民工也大都来自西部省份。除了物质的改变，我想观念的改变也颇为重要。在峨眉山，我们住在半山腰，住在所谓的农家乐准三星酒店，这可不比广州农家乐，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州的农家乐在餐饮住宿方面可是五星级的，是那些开着奔驰、奥迪豪华车的富家子弟常来光顾的地方；而在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峨眉山，硬件、软件都很差。当我们善意地向他们提出改进意见，这样才能招徕更多的旅客时，他们却说“我们这里天天爆满”，一阵尴尬；用餐时，我们向服务员要几双公筷，服务员却说“你们每人一双筷子还不够呀”，我干脆就连带开玩笑说：“没有公筷，有没有‘母筷’呀？”真令人啼笑皆非！不知公筷为何物，这便是中国的西部啊！